

两间

驻望

中西互动
下的

中国
现代文学

雅外借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欧梵

演讲

席云舒 录音整理

两间驻望

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李欧梵

演讲

席云舒 录音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李欧梵 演讲

席云舒 录音整理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李 頔

营销编辑：胡珍珍

装帧设计：周安迪

美术编辑：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75 字数：138,000 插页：5

2021年6月第1版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59.00元

ISBN：978-7-208-16891-6/I·19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 李欧梵演讲；席云舒录音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6891-6

I. ①两… II. ①李… ②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8679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目 录

- 开场白（陈平原） 1
- 第一讲 现代主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5
- 第二讲 西学东渐：晚清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 53
- 第三讲 三十年代中西文坛的“左翼”国际主义 107
- 第四讲 维柯—萨义德—朱光潜 153
- 第五讲 台湾的“学院现代主义” 205
- 参考书目 265
- 整理者后记（席云舒） 269

开场白

第三届“胡适人文讲座”今天开始了，这次我们请到的是李欧梵教授。按照惯例，我们需要有一个开场白。读书多年，终于悟出治学是一种志向，是一种劳作，同时也是一种乐趣。缘于个人性情，从事有趣的研究，这样做学问很好玩。以前不好意思直说，后来读到鲁迅的《木刻创作法·序》，看他提及为何介绍版画时，自称第一是因为好玩。我这才放下悬在半空中的心，连思想家兼斗士鲁迅先生都从个人的趣味出发，何况我辈志向本就不太远大。

1998年的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去世。第二或者第三天，我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电话采访，采访稿最终没有登出来，原因是我的调子定得太低了。我是这么说的：《围城》是一部典型的学者小说，值得一读。《谈艺录》《管锥编》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但相对于才气与学识，我更欣赏钱先生的性情。读书与做人合二为一，这种境界十分难得。正如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读书，此乃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所向往的境界，但真正达到很难。这里所说的

“为己”，指的是读书不为生活制约，不为博得名声利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自身求知、修养乃至自我娱乐的需要。这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除了三五知己，外人很难领略这种乐趣，正如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争辩这是钱锺书先生清高还是平易，是恬淡还是狂傲，没得用。在日渐世俗、日渐浮躁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读书种子越来越少。为己读书，将成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有心人可以追慕，但不必大张旗鼓地宣传。说实话，钱锺书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无法推而广之，这是一道即将消失、永远值得怀念的风景，我们只能远远地观赏，最多再加一声赞叹而已。

十多年后，我重读这一段答问，自以为评价还算妥帖，境界其实不低。多年来，谈及自家治学或者评价他人著书，是否有趣、好玩、尽性情，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第二届“胡适人文讲座”，我们请的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我的开场白题为《有学问，要好玩》。这回有幸请到李欧梵教授，那就更是如此了。李教授的学术经历、著述、荣誉，参见发给大家的很雅致的演讲日程。我这里说的是好玩的题外话。李教授用英文撰写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¹《铁屋中的呐

1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编者注，下同

喊》¹《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²，都有中译本，在国内外学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不用我来说。我希望推介的是其文化随笔，乃至业余爱好，因为那更见李教授的性情。学界中人像李欧梵教授这么兴趣广泛，且得到大家赞许的，绝对是凤毛麟角。有的人专业很好，但心无旁骛，不太可爱；有的人兴趣广泛，但主业不精，实在可惜。李教授“脚踩两只船”，且平衡能力极佳，专业、业余都能收获掌声，这很难得。除了文学、文化研究这一本行之外，“狐狸洞主人”李教授对电影、音乐、建筑等都有很好的见解，其著述如《音乐的往事追忆》《音乐札记》《自己的空间：我的观影自传》等，专业人士也得让他三分。这还不算，因为研究张爱玲，技痒难忍，干脆撰写不怎么被看好的长篇小说《范柳原忏悔录》和《东方猎手》。此外，他还不时谈论自己少年就做的音乐梦，终于有一天，具体说，就是2010年的9月7号，母校台湾大学交响乐团演出，特邀他指挥《命运之力》的序曲，让他兴奋了很长时间，逢人就自我表彰。最近这些年朋友们聚会，李教授又唠叨起自己的电影梦，这回没人敢接茬儿，因为拍电影太贵了，玩不起。这么说大家很

1 *Voices from the Iri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可能以为李教授是天才，做学问对他来说倚马可待，不需要下功夫，那是大错特错的。我见过李欧梵教授苦读的身影，也明白其中的甘苦。直到今天，听他满天星斗、才华横溢的演讲，或者读他的文化随笔，你都能感觉到这位名教授一直在阅读，也一直在思考，只不过因为摆脱了学院体制的束缚，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挥洒。读去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的《人文今朝》，我感叹李教授视野之宽、兴趣之广、品鉴之精，更重要的是，原来才子依旧在读书。几年前，李教授看人家哈佛女孩的书畅销，很不服气，难道哈佛教授还不如哈佛学生吗？当即挥毫，撰写了《我的哈佛岁月》，一半谈论哈佛八年求学经历，一半讲述哈佛十年教学经验。很不幸，单就销售业绩而言，教授不如学生。不过对于无数像我这样热爱读书但又眼界有限的人来说，《我的哈佛岁月》犹如一个标杆，让我们明白，原来书是应该这么读、应该这么教的。什么是好大学？好的大学就是聚集了一批好学生、好老师。相对来说，好老师更重要。北大虽然也有不少名师，但借助“胡适人文讲座”，每年再邀请一位顶尖学者前来传道、授业、解惑，我想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这是我的开场白。谢谢大家！

陈平原

第一讲

现代主义的历史 和文化背景

非常感谢北大的各位师长、各位同行、各位同学！我每次回北大都有两种矛盾的感觉，一是非常温暖，感觉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这是我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来北大，每次到北大来访问的回忆都非常温馨；还有就是我非常惶恐，因为这几年来，也许是香港环境的影响，也许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我读书是为个人兴趣而读的，看了不少杂书，几乎误了正业，所以当陈教授请我来的时候，我本来想拒绝的，可是我已经拒绝他三四次了，实在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答应来。当他问我要讲什么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出来，就勉强给了“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么一个题目。我把这五次讲座大略的主题先列出来，才发现我这个主题的背后，其实是回归到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老题目，就是中西文学关系或者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这个题目现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做了，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或者是比较文学领域，都没人做了。美国比较文学的领域基本上是理论，特别是诉诸文化研究的理论，而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除了教电影

之外，几乎也是回归理论。可是对我来讲，尤其是在北大这个环境里，北大在制度上有个特点，各位别忘了，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是在中文系，特别是乐黛云教授，她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始祖，我很有幸，在美国就认得她。她说要回去推动比较文学学科。我就希望做一个尝试，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北大各位老师比较擅长的研究，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和我心目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连在一起。我个人做学生的时候学的是思想史和文化史，因此一直忘不了我的历史感，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把文本和文化史连在一起，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我的这个题目不希望局限于影响论，就是把西方列为主位，西方文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二流”，这个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我希望刺激大家反省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不完全一样，因为每一位研究者都背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古今—中外。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在西学的影响之下，西方大量的文化因素被带进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里面，包括它的很多名词，从日本转译过来，进入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所以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如果要整理明晰的话，恐怕就要把各种不同的语汇，包括文学的语汇、名词，甚至于理论，重新整理出来。这是一项非常宏大的工作。据我所知，目前从

这方面着手的人不算太多。我自己当然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从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普通的杂书里面理出一个轮廓来。这是一个什么轮廓呢？就是现代、现代性和现代文学，或者说现代主义，这三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现代是一个时间的观念，一般人都会用，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现代，当然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我们说是当代，有人研究现代文学，有人研究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语境里面，什么叫作现代呢？英文叫 now 或者 present，就是现当代，就是现实。这个感觉，这个语境，这个时间的观念，事实上统治了全球，特别是第一世界或者是工业化、资讯比较发达的世界，这是人们共通的感觉。可是，二十世纪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当时现代和古代的关系非常复杂。各位都非常明白，中国这么久的历史，四五千年的历史里面，古今之争是非常多的。什么是古，什么是今？中国的时间观念一向是把古和今放在一个笼统的观念里面，它的时间的观念不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然后走向未来。这种直线进行的观念，是西方现代性传到中国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现代性这个名词，大家都常用，我也没办法改了，英文叫作 modernity。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在新加坡访问，到一个小镇，见到一位华侨领袖。他说，欢迎李教授来，我知道你是现代的性学专家，希望跟你讨教。我说，我一点都不懂。所以，现代性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怪。

它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时间的直线进行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它基本上指的是西方，特别是欧洲，差不多两三百年来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潮流所带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的行为、习惯和制度，包括时间的观念，包括制度化、官僚化，包括生活的理性化，还有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文化上的世俗化，远离上帝，韦伯称之为“祛魔”（disenchantment），把以前那种迷信——宗教的魔力——去掉。人们进入世俗社会之后，开始进入一种对于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之间非常复杂的、有调度性的生活状态。当然最近，特别是二十世纪，又加上一样东西，就是科技。科技快速发展，使得有人认为，特别是在北大讲学过的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当然更复杂了。

我今天讲的不是后现代社会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化语境。我想要回顾的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和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的一些轮廓性的面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宏观的题目。至于文本的细读，在之后的四讲里面，我会逐渐进入，包括最难读的《尤利西斯》的文本。我之所以这么处理，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我要写出一本书来，至少要三四十万言，我没有这个能力了。可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暂时不要给现代主义这个名词下定义，我们只把它当作二十世纪初整个欧陆文化艺术在现代性影响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历

史的定义反而比较灵活一点。我的理论根据就是耶鲁大学彼得·盖伊（Peter Gay）教授最近那部比较通俗的书，英文书名叫做 *Modernism*（《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他讲的是 *The Lure of Heresy*，就是叛逆或不正道的引诱力。他对于现代艺术的定义基本上是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有一种气候，这种叛逆的气候，反传统的，或者在艺术上创新的这个气候，影响到欧洲艺术的各界，不只是文学，小说、戏剧，还包括电影、建筑、舞蹈、音乐，甚至于更广的领域。他这本书基本上把所有这些领域，所有的重要人物，全部扫描了下来，写得非常生动，缺点就是写得乱了一点，不知道他最后讲的是什么东西，可是给了大家一种全景式（panoramic）的感受。

如果我们再把他的这幅很大的文化地图重新浓缩一下，特别是从中国的立场往外看，可以发现，也许这个坐标差不多是在1900年。我常常说，中国的二十世纪很惨，1900年一开始，八国联军就进了北京，带来的是一个大的历史创伤。这个创伤，使中国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二十世纪，1900年左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在位，举国在庆祝她统治六十年。另外，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等的是奥匈帝国，奥匈帝国首都在维也纳，当时也是歌舞升平，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也要庆祝登基五十二周年。可是，没有想到的

是，再过十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整个崩溃。在崩溃之前真正感受到这种颓败、衰落的黑暗气息的是艺术家，政治家没有感受到，这跟中国不一样。由此来看，其实欧洲现代文化和它的传统之间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坐标就是伦敦和维也纳，那么这中间呢，我们再看几个城市，就很容易标识出来。跟伦敦关系最密切的，从十九世纪狄更斯的《双城记》开始，甚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是巴黎。巴黎和伦敦，也可以英国和法国，法国逐渐走上一种比较革命的、布尔乔亚的道路；英国则保持不变，它因不变付出了很大代价，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索姆河战役”的时候，大部分英国精英，知识精英，迷迷糊糊地一天之内就被德国机关枪杀死了多少万人，元气大伤，跟奥匈帝国刚好形成一种平衡式的对比。中间这几个重要的城市，巴黎之外还有柏林，至少有四个城市。最近我常常去布拉格游历，我觉得布拉格也很重要，特别在文学上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再从西方往边缘推，往东推的话，就是莫斯科。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就讲到俄国，甚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还带动了一系列的文艺创新运动。

把这个地标接到中国，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对比。这个对比不能说西方是开始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已经开始落伍。这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感觉，中国当时政治上越来越